

# 济公不是李修缘

小土水青

甲辰年六月初一，广东顺德

这是座与世隔绝的孤岛，岛上流传着一句话：济公不是李修缘。

## 一

这是座与世隔绝的孤岛，它最初叫什么已无人记得，只瞥见江滩旁的礁石上依稀刻着两个字：拜义。于是乎，外人都称呼那座小岛为「拜义岛」。岛上的交通运输很落后，它与外界相连的唯一方式就是水运。水运自然需要船，船行则需要船夫，而其中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那位船夫，皮肤黝黑，身材瘦小，岛民们都唤他为老牛。不过他经已很久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了。

拜义岛的中央经营着一家「漠白酒馆」，给各路行人提供酒水餐食服务。我是这家酒馆的店小二，而老牛，是酒馆老板雇佣的长期船夫，专门用来运送店里的客人。虽然是店里的长工，但老牛同时也是客人：他从不吝啬兜里的那几枚铜板，经常在店里喝酒吃肉。无论晴雨霜雪，春夏秋冬，他喝的酒一定得是店内上等的桂花酿，肉一定得是现切现蒸的二两熟牛肉，你若同他聊得欢，他甚至愿意给你也点上一份。当然，没人知晓老牛每月的工钱到底几多，也不知他到底够不够用，旁人得知的，就是老牛在酒馆时脸上永远挂着笑容。

听人讲，老牛以前皮肤也不似如今这么黑，他年轻时也曾是个白白净净的帅仔仔。只是生于岛上的一户贫苦人家，幼时又贪玩而不顾学业，转眼到了科考的年纪，他却无法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后来放榜之时，被他的父母毒打一顿，便放他在岛上做事了。起初他也不清楚该做些什么来谋生，后面机缘巧合，经人介绍去跑船。就是这么一跑，老牛竟发现自己爱上了这般樵夫渔民的生活，一干便是几十载。久而久之，江河上风吹日晒，「老牛」也便逐渐变为了「黑牛」。

除了跑船渡江以外，其余得闲的时间里，老牛都缩在酒馆里。虽然老牛平日里不太讲话，但他看起来倒是热衷于结交朋友。酒馆里来往形形色色的客人，日子久了，亦都同老牛熟络起来。认识的人多了，自然少不了一些今日你帮我，明日我助你的人情之事——不过在我的记忆中，老牛常常都是被求助的那一方，我很少见他求别人办事。我之所以与他有交情，一是身为酒馆同事，二也是因旧年家屋修缮缺人手，便喊着老牛一齐来帮忙，他喊我老弟，我喊他牛哥，一来二去我们便也成为了朋友。

## 二

关于老牛为什么叫老牛，我零碎听酒馆常客们提过几嘴。

据说好多年前，在一个夜明星稀的晚上，老牛撑船带了一位老友来到酒馆，点了足足十三壶桂花酿。那位老友生了双玲珑三角眼，两腮高而无肉，交谈间眼神闪烁不定，语气更是夸张至极。那晚，老牛和他越喝越尽兴，越聊越糊涂，直至双双醉倒在餐桌上。第二天清晨，老牛似打了鸡血一般到处跟人吆喝，说他要发财了，并且兴高采烈找到酒馆老板请长假。

「老板，我要请个长假，短则几天，长则数月。」

「老牛，你请假做什么？发癫啦？」  
「你懂什么，我得到了一张藏宝图，正打算去寻宝呢。」  
「何里来的什么藏宝图？不会是你那尖嘴猴腮的朋友给的吧？」  
「多的就莫问，反正我要发达咯，嘿嘿。」

旁人听闻此消息，纷纷跑来劝阻老牛，望他三思而后行，毕竟大家打量着他那晚带来酒馆的老友也并非善辈。

「牛哥，天上掉馅饼啦？别人有财他不发，要给你吃白的啊。」  
「哎，你懂什么？我同他几十年交情，怎是你等能理解的？」

众人见无法说服他，便也作罢，随他去了。

直至大概一周后的一个晏昼，老牛衣衫褴褛的出现在酒馆内，他头发似乎白了不少，眼睛鲜红，垢面泥指。路人见他如此落魄，便也禁不住嘲讽他几句：

「老牛，不是说你要发财了？你的财耶？」

老牛轻轻摇了摇头算是回应，但也没打算讲些什么作为解释，他习惯性的伸出右手，以手心覆脸，五指由眉骨为始，逐步摸到嘴角——这是他习惯性的抹脸方式，似是为了掩盖自己不可明说的窘迫。做罢，他眨巴眨巴眼睛，从兜里掏出几枚铜钱，在手掌摊开，拨出两枚放回兜里，然后把剩余的铜板扣在餐桌上。

「老规矩，桂花酿，熟牛肉。」

没人知道那一周到底发生了些什么，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老牛一定没找到他想要的宝藏，而他的那位「朋友」，也未必是他的朋友。

### 三

关于老牛为什么叫老牛，当然我还听说过其他说法。

大抵是十年前的六月天，拜义岛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凶猛的雨季。疯狂的暴雨使得整个水路瘫痪，所有船只均无法出行，这切断了拜义岛和外界唯一的联系方式，让这座孤岛真正成为了一座孤岛。可偏偏在此时，岛上居民王嫂的孩子突然生怪病，高烧持续不退。岛上的郎中给他服喂了各种草药汤水都不管用。眼看孩子气息愈发微弱，王嫂无奈只能挨家挨户找岛上的船夫，哀求着让他们渡江去对岸就医。可拦路雨眼看并没有要停之意，江风打得厉害，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位船夫肯冒险出船。一番求助过后，王嫂心灰意冷，坐在门前抱着孩子痛哭流涕。这时，老牛出现了。

「王嫂，走吧，上船。」

王嫂好似抓住了唯一的那根救命稻草，抱着孩子就往老牛船上跑。各船夫听闻此言都在惊呼老牛是不是疯了，而老牛则没有讲话，默默拿起船桨走向江边，神色凝重。出船以后雨也还在肆意的落，风雷更是没缺席。岛民们都在讨论王嫂和老牛能否平安回来，有人笃定，有人质疑，有人叹气，也有人沉默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只记得后来暴雨逐渐小了。这时老牛回岛了，他脸色惨白。众人在酒馆内都望向老牛，雨点声盖住了店内的声。他缓缓走进酒馆，仍然叫了一碗桂花酿。坐罢，他拧了拧已浸成深色的衣裳，然后颤颤巍巍的端起瓷碗把酒往嘴边送。可到最后这一碗好酒却只喝上半碗——还有半碗就权当作敬土地公了。

再后来几日，王嫂也回岛了，手边牵着看起来经已痊愈的孩子。王嫂为了感谢老牛对她孩子的救命之恩，提着一篮鸡蛋和几挂五花肉赶来酒馆，说是无论如何也要送给老牛。老牛转头看了王嫂一眼，笑了笑，低声呢喃了一句「我本就是摆渡人」，然后又低下头，继续吃着盘中的牛肉了。

至于最后老牛究竟有没有收下王嫂的谢礼，岛上的人们各有各的说法。但那时老牛到底为什么决定要冒雨出船，没人能给出合理的答案。只知道由那往后，拜义岛上叫他老牛或者牛哥的人愈来愈多了。

### 四

岛上的人都知道老牛不善言辞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老牛也有妻有子，因为他在外跑船很少提及他的家人，而且他随性的样子也并不似有家之人。

至于我是如何知道的，那便不得不聊起那次有些许尴尬的遭遇。那日外边落着毛毛雨，老牛如往常一样窝在酒馆饮酒，等着客人离店渡江。后来隔壁桌的客人三缺一，喊他一块打麻将，老牛当然不会拒绝这种娱乐活动。人一旦起了玩心，就仿佛时间这一抽象的概念不复存在，玩家们开创一个与世隔绝的虚空状态，只顾着在玩乐中聚精会神了。直到夜间，一位衣着朴素但整洁的年轻女子突然闯入酒馆，径直走向老牛的位置，气冲冲的朝着他喊：

「屋里都揭不开锅了，我跟到仔仔都恰不饱饭，你还有心坐在这里打你的牌？」

老牛脸色有些不好看，双手在兜里掏了半晌，摸出一串钱塞到女人手里，然后用食指比出一个「嘘」的意思，低声回复道：

「这不是在外边赚钱的么？拿着钱赶快回屋里吧。」

说完他慌张的望向四周，仿佛生怕有人看穿了他的狼狈，接着站起身来拍了拍手里的灰屑，示意女人他要出去撑船了。女人眼里噙着泪，手里攥着铜板迟迟没有挪步。她应该是打算说些什么的，但又好似有股无形的力量把她的嘴捂上——大抵失望到谷底的人都是这般无力吧。

## 五

有日，岛上变得很热闹，因为来了位很有名的说书先生。今次说书的主题是「活佛济公」，老牛作为爱热闹的人自然也搬了张板凳坐在人群中听说书。

「话说这李修缘苦读经书十余载，父母怕其遁入空门，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，便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。对方是教书先生的女儿，也可谓是门当户也对呐。可谁曾想大婚当日，新娘刚过门，却不见修缘踪影。步入房内，只见一封离别信，原是他不满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私自跑去佛寺出家，法号道济。于是乎，父亲气急攻心当场毙命，母亲郁郁而终，而这素未谋面的妻子也变得疯疯癫癫呐！后等李修缘得知家道衰落，打算回家面上母亲最后一眼之际，却早已是物是人非。他跪倒在父母的坟前悔不当初，却在此刻正好碰见疯癫的媳妇！那披头散发的媳妇认出他来，便狂笑不止。那一刻，李修缘彻底崩溃，精神失常。再于是乎，世上少了一个李修缘，多了一个活佛济公……」

说毕，大家纷纷起身离开。一片混乱之中，坐在老牛后边的母子聊了起来。

「崽，娘考考你，今日说书，普渡众生的活佛济公，他叫什个名字哟？」

「娘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应该叫李修缘！」

平日里不善言辞也从不读书的老牛却在此刻突然转身，看着母子俩说道：

「济公不是李修缘！济公助人无数，而李修缘愧对父母妻子，他怎能是李修缘！」

众人惊愕，惊叹老牛竟也会说出如此有见地的话，也跟着讨论起来。

「是啊，这济公一生渡人无数，怎么可能愧对家人呢……」

「对啊，如果李修缘是济公，那他渡人不渡己不渡亲人，还配得上济公二字吗……」

## 六

又是一次暴雨，老牛又一次不顾劝阻去跑船。

但可惜的是，这一次老牛没有回来。漠白酒馆的老板在酒馆内发牢骚：

「老牛转不转来啊，别耽误我做生意啊！」

酒客们纷纷摇头表示不知情，没人晓得老牛现在到底怎么样了。

## 七

一个月了，老牛还是没有回来。

酒馆的老板请了一个新船夫来接替老牛的位置，不过不知怎的，他却不如老牛受客人们作兴。这让酒馆老板也好生郁闷，他成日在店里嘟囔着：「老牛到底怎么样了啊……」

## 八

一年了，老牛还是没有回来。

岛上仍旧人来人往，酒馆也似乎恢复了正常。渐渐地，也没人再提起老牛的名字。

## 九

这天岛上又来了一位说书先生，讲的也是「活佛济公」。

散场后，有一位仔仔同他的朋友聊起今日的说书，他皱着眉头说道：

「我依稀记得我细间听过这场，并且有个人告诉我，济公不是李修缘。」

「哈？不是李修缘那是谁啊？李修缘不是疯了以后就成了济公吗？」

「我也不晓得。对啊，济公不是李修缘，那济公是谁？」

我目睹了整个过程，但我并不晓得该如何回应他们的问题。

## 十

经已过去好些年，老牛还是没有回来。

我想他大抵是真的死了。

但近排我真的很想询问他关于「济公不是李修缘，那是谁」的问题，不过大抵是没机会了。于我而言，老牛似是闯进我的生活又匆匆离去的过客，而那个问题，我也只好在漠白酒馆里独自一人寻找答案了。